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張子全書

(下)

張載撰
朱熹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子全書

(下)

張載
撰
朱熹
注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張子全書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者

張

載

注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館

上海及各地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張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頁

總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子全書卷十一

易說上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不見兩。則不見易。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爲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消燦。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成物者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象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乾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

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象者言乎其象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靜知亦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大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卽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

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爲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爲說。說有。無。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一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

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爲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

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使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卽道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効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之爲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

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己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兩兩效剛，七離九柔之法也，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止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

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無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無算，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無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二也。三地兩六也。坤用。五地兩十也。一天三三也。三天三九也。乾用。五天三十五也。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參天兩地者，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歲再閏者，盡餘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七八九十
六五四三二一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扚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扚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

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化之於己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尙辭則言无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尙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尙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